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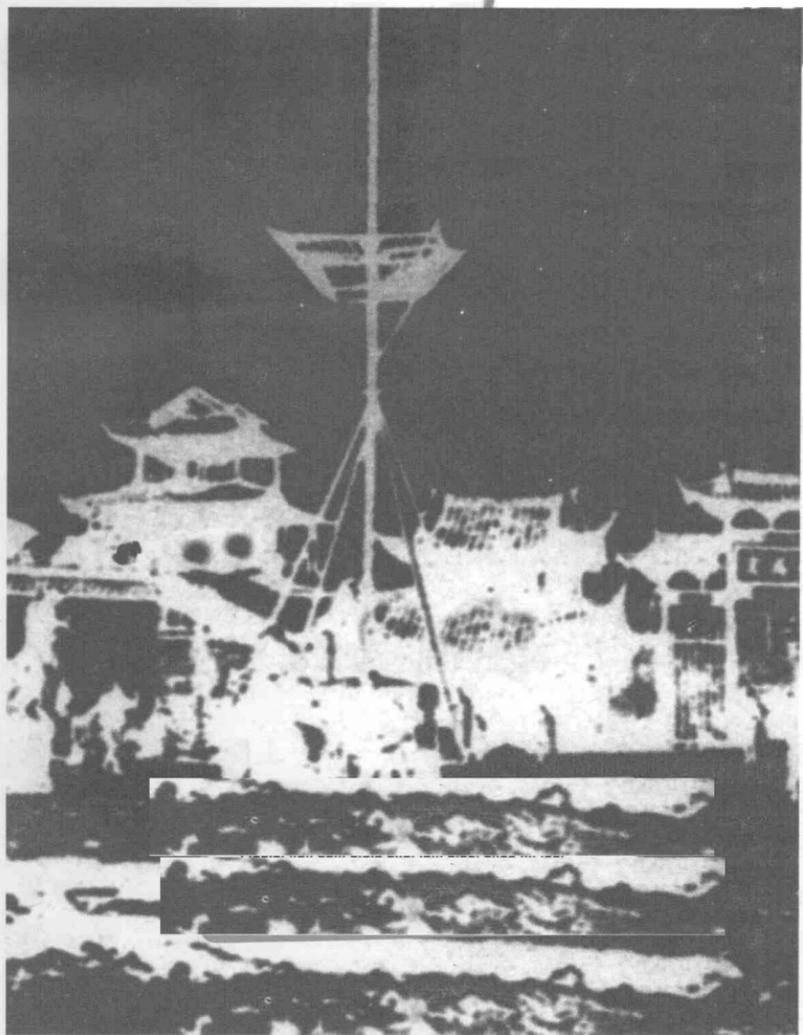
穆向军●著

# 芙蓉国祭

百家出版社

# 芙蓉国祭

穆向军◎著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芙蓉国祭 / 穆向军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656-998-7

I. 芙... II. 穆...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2209号

**书 名** 芙蓉国祭

**编 著 者** 穆向军

**责任编辑** 陈闵梁

**封面设计** 草 音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180弄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联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5000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ISBN 7-80656-998-7/I · 106

**定 价** 20.00元

## 引 子

1912年，夏天。

长江，

洞庭湖。

船流徐缓，江水逶迤，两岸山影绰约，带着那永远的深沉，仿佛远离所有尘世的喧嚣。间或汽笛一声，苍莽深寂的山水便一个呵欠似地醒过来。

虽说是夏天，江风仍带来丝丝凉意。

一艘拖轮带着几条驳船，稳稳地行进着。面对浩瀚的扬子江和幻迷流烂的霞光，有一个身穿宝蓝长衫的身影，迎着阵阵江风，卓然挺立在拖轮的甲板上。

江风带着淡淡的腥味，拂起他的衣角，拂乱了他的头发，同样的，也吹拂着他的心怀。那年轻正气挺逸的脸上，飘浮着雾一般的惆怅；眼神是那么地迷朦。

长江浩浩荡荡地流着，象征着雄伟和豁达；可又何尝不显得十分深邃与沉郁呢？

船队看上去很普通，几个驳船的货舱里分别装的是煤盐米糖油等大路货。火拖轮在长江上也多起来了，它们到小河、小港行驶靠岸很是方便。船上的伙计们看上去也很普通，不过清一色的宝蓝衣衫，由于都比较新，总使人有怪怪的感觉，可一时间又很难说出什么来。

货真价实的船装着货真价实的货，可船上的人员其实全是湖北军政府的军人，他们都是精选出来的好水兵、好战士。他们崇

拜三件东西：民国、英雄、武器。他们的首领——那个年轻人，才二十出头已经是湖北革命军的上校，而且还是湖北军政府都督和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心腹亲随，他叫黎慕军。

这支船队将要去执行不同寻常的任务。

的确，从武汉出发的他们要到湖南去，到一个叫做大庸的县城去，去找一个叫做朱中安的人。黎慕军和他的三哥黎得水，一起率领着四十八个武器装备精良的弟兄们，从水路出发，避开方方面面的注意，既安全又能稳稳当当趋向目标。

此时，乱世方现，湖南也参加了共和，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尽管清王朝已经垮台了，可硝烟不断的中华大地，众雄逐鹿。自清末解除党禁以后，你也组党，我也结社；各自为政，互相诋毁。更有那拥兵自重的军人，凭借武力，割据一方。

都说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通称。变更国体，实现共和确是人心所向，但是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心中无底。破坏容易，建设较难，也许，这是这个文明古国必须度过的最后难关。

黎慕军回忆起几个月前，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四万万同胞，奔走相告，举国上下仿佛全都痴狂了。夺回了被清王朝独占二百六十多年的大好河山，扫清了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总以为民国肇兴，震铄今古，从此函夏无尘，安享太平了。但后来的半年中，北军南下，打打停停；遍地起事，停停打打。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国无宁日，民无宁生。一时间，北京、武汉、南京皆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孙文孙中山、袁世凯袁项城、黎元洪黎黄陂三大巨头，演义着民国的开篇。

黎慕军出身是农民，他的父母送他当兵原是想让他出人头地，脱离人民。然而他又回到人民中间，他满怀激情地回到人民中间。作为军人，就是成为战争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有意无意地

取消或至少减弱主动思维的功能，但他不。这个农村少年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思考能力，他能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十分专心致志。随着眼界的开阔，他的知识和思想在增长，他的抱负也在增长，他对人民的感情也日益增长。

从湖北农村投身于湖北新军的黎慕军，单纯而固执，他认定的目标就死死盯着，绝不轻言放弃。他仇恨谎言、帝制、腐败和奸诈，因此他投身于湖北革命也是必然的。对军人而言，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当黎元洪还不很情愿地参加武昌首义时，他却十分明确地支持新军革命。他目睹革命兴起，他是不怕这个巨人的，相反，革命使得他更有活力。

年轻的黎慕军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的高级咨议，这个职位通常只能是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当的。但革命引起的狂乱、野蛮又壮美的形势，他总能透过表面看到事物的本质，这就有了与他年龄不相符合的成熟和老到，并且在他那深沉宁静的外表下面，还有一颗为国为民、敢于冒险的心。

更重要的是，他和革命党人及黎元洪的关系都非常好，这就使得他成为两者之间沟通和信任的桥梁。他的特殊地位使他成为颇受欢迎的人，可他还是继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

黎慕军在著名的同盟会领袖宋教仁的指导下，参与了湖北军政府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和制定。黎慕军非常崇敬宋教仁，也同意他的政治见解：一个好的政体比个人的因素更为重要。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与中国历史上帝王专制迥然不同的全新的、民主的、共和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总统也好，总理也好，或者叫其他任何名称，都只是为民众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回过头来看，黎慕军能持有这种见识，确实非常难能可贵了。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历史上常有这种杰出的陌

生人似昙花一现。

更重要的是，他很年轻。

黎慕军想起对自己情同父子的黎元洪，一个诚信笃厚的长者，对自己照顾有加。也许是造化弄人，谨慎得有点胆小怕事的黎元洪，一夜之间成了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首脑。黎慕军很替仁柔有余、英武不足的黎元洪担忧。一方面，他要面对的是那班居功自傲的开国元勋、火暴嚣张的兵痞、舞文弄墨的党人；另一方面，他还要和孙、袁周旋，特别和那个不学有术的一代枭雄袁项城相比，哪方面都比他厉害。

想起要执行的特殊任务，黎慕军陷入了沉思……

# 目 录

引子	1
----	---

## 第一章 江汉风云

第一节	山雨欲来	1
第二节	起事武昌	22
第三节	楚豫战舰	43
第四节	告别上海	60

## 第二章 湘西迷离

第一节	洞庭湖上	87
第二节	澧水清清	105
第三节	大庸明珠	123
第四节	寻迹天门	141
第五节	山寺夜话	158

### 第三章 崇山峻岭

第一节	指点迷津	169
第二节	书院倾情	182
第三节	南辕北辙	209
第四节	人在旅途	227

### 第四章 武陵山恋

第一节	少女初成	241
第二节	往事如烟	252
第三节	花开芙蓉	262
第四节	再造洞天	275

### 第五章 千古之谜

第一节	走向桑植	289
第二节	淞沪喋血	297
第三节	时过境迁	309
第四节	前途茫茫	317

尾声	331
----	-----

后记	337
----	-----

# 第一章 江汉风云

## 第一节 山雨欲来

黎慕军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新城乡黎家河，一个普通农民的家。

黎家河位于五老山余脉的南麓，背山面水，风景秀丽，俨然一派南国风光。在一大片绿色田地里，镶嵌着参差不齐的茅屋瓦房，袅袅炊烟洋溢着农家的祥和。但黎家河村庄处于江汉大平原边缘，属于多山丘陵地带，土地不甚肥沃，人多地少。加上黎家河在历史上属多种行政辖区交错之地，治安多不甚好。民风朴实兼有强悍。真合了一句老话，一方山水滋养了一方人。

据说周武王灭商后，封丰舒为黎侯，以其地为黎俱，位置在今河南之东部，此后，丰舒以其封爵为姓，始称黎姓。

黎氏在湖北一族，分散在黄陂、孝感、商城、罗山、安邑等地，经十多代的繁衍发展，人口增长众多，在清朝中叶俨然已成望族。黎家河村的黎姓村民生活倒也衣食无忧自得其乐。但是到了清朝晚期，许多人的家境随着社会的衰退而纷纷败落，到了黎慕军的父亲黎元辉时，黎家已经和大多数黎家河村民一样，家道完全中落了。

黎元辉，小时爱好读书，长大中了秀才，开设私塾教书授徒，但仍然从事农桑。由于清朝末期朝廷腐败，外患内乱，社会极不安定，黎家也已屡日艰难了。

农村社会信仰的是“财丁两旺”，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财丁不能两旺。多数是财旺丁不旺，或丁旺财不旺。黎慕军出生时，家

里已有两个哥哥，五个姐姐，一家十余口，靠不足四亩祖传的田产和父亲教私塾来维持家计。后来家里又添了一男两女，经济更加拮据。黎元辉不得不向族中同姓亲戚租借八亩地耕种，同时继续设馆授徒，以维持全家生活。

黎慕军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中，呱呱坠地那天起，睡的是填了谷草的箩筐。白天，母亲背着他去田里干农活；日落，背着他回家烧饭，一直到黎慕军自己会走路为止。童年时代，一大家子近二十口，吃是大问题。纯纯的白米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年景不好时，缴了租谷后，所剩无几，不少时候要靠杂粮、红薯、山萝卜、野菜等糊口。慕军的哥哥姐姐都要干活，慕军和幼小的弟妹经常上山找些东西带回家。黎慕军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穿的多是草鞋和旧衣服，逢年过节的新衣、新裤、新鞋袜也都是两个哥哥穿剩的，过好年还得收起来，不轻易拿出来。

黎慕军从小喜爱读书，五岁时他就开始负责出门放牛。

慕军常把牛牵到父亲私塾旁边，找棵树把牛拴住，让它自个儿吃草，自己则悄悄地站立在教室外听父亲讲课。有个学生见他这么喜欢念书，就把自己用过的旧书送给他。慕军见书如得至宝，仔细把书的破缺之处补好，书角也给压平整。一有空就专心致志地读看，一定要读到滚瓜烂熟才罢。父亲见慕军这么好学，非常高兴，同意他冬天农闲时到私塾去旁听。没多久，他的学问飞长。每当父亲不在时，那些比慕军大多了的学生，都来向他请教，而他倒也都能一一解答，让他们满意而归。

一来二去，慕军这个旁听生居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助教”。这事后来传开了，名扬乡里，不少学生家长因此送书给慕军。书越多，他学习越刻苦，学问与日俱增。黎慕军更从书里懂得西太后弄权，维新失败等历史和现实，因此他从小就立志要报国为民，成就一番事业。

1906年，黎家河村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族人黎朝相之子黎元洪当上了湖北南洋新军的首领，他急需亲信之人，来信请黎家河村中父老推荐黎氏宗亲中年少有为者。黎家河村的族长和老人们一致认为黎慕军和村中其他三个青年十分相宜。

临行时，慕军的父母亲嘱咐再三。父亲黎元辉对他说：

“我少勤与学，考中秀才后，为了生计，半耕半教，清贫自守至今。自问平生无不检之行，无苟取之材。吾儿须知，人生在世，善当为，恶不可为。军儿，你既有治国平天下之志，又怀解民众疾苦之心，我当支持你出外闯天下；但你处事须冷静慎独，一步一个脚印。另外，我看清廷气数已尽，乱世将现，你要多做准备。大乱时格外注意自身的安全，也要把握好机遇。此外要好生跟随你堂伯父黎元洪，要替族人争光。”

黎慕军跪拜再三，和亲人挥泪相别。

带着乡亲们的重托，慕军和其他三个同村的小伙伴：黎天才、黎季德和黎得水一起出发上路了。他们直奔湖北新军的驻地——武昌，投奔黎元洪，开始新的人生。

从黄陂到武昌路程并不远，仅是过长江稍微要等合适的船只。

没几天，他们四人就到了第二十一混成协的驻地。荐书缴了上去，来了个姓刘的军官，他对慕军他们说，黎协统大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协统大人领兵去湖南剿匪，军务十分紧急，估计要有些日子才能回行营。

他吩咐四人先随他到教官处。接着，刘军官把他们四人安排给一个姓宋的教官。宋教官随即就将四人姓名一一核对，完了，把他们编派到新兵营去。

农民出身的他们，对于穿上一身崭新军装很是得意。

四人之中黎天才体格最为健壮，而慕军的身子骨就单薄了一

些，可他也不偷懒，认真操练，尊敬师长。应该说，他们四个给新兵营长官的印象都很好。

四人之中，黎天才年龄最大，而且为人仗义，是当然的老大。黎得水和黎季德都比慕军大三岁，且同是黎元辉的学生，因此对慕军也很爱护。他们四人以前在村里彼此之间虽然认识，但相互间话不多，现在每日间生活在一起，大家互相照顾，又都是年轻人，一下子亲近了许多，就像亲兄弟了。不久都以兄弟相称了。

黎天才为大哥，黎季德次之，慕军最小，大家就叫他为“四弟”。虽说没有搞什么正式的敌血结盟仪式，可本来就是一个村的，乡里相亲的，彼此之间真的太熟悉了，一起出来闯世界，更需要团结互助。

虽说都姓黎，但“老二”黎季德，因他父亲是招赘入赘的，其实原姓唐的。日后，黎季德正式改名为黎本唐。

四人之中，和黎元洪血缘关系最亲的还是慕军。慕军的父亲黎元辉和黎元洪都是“元”字辈的，黎元洪的祖父叫黎国荣，和慕军的曾祖父黎国云是叔伯兄弟，因此慕军可称得上是黎元洪不出五服的嫡亲堂侄儿。

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结束了，下面就是分配到各个具体的部门了。

正式分配前一天，黎元洪安排了一次家宴招待他们。

席间，黎元洪非常高兴，因为都是族中的侄孙辈，他就无一客套了。黎元洪谈起在八岁那年，到黄陂老家的黎家河，为一户亲戚放牛。结果牛跑到了别人的地里，毁损了庄稼。亲戚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在年底把他送回汉阳。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席间气氛马上轻松了很多。

席后，他根据荐书和新兵考核成绩，又问了每个人一些话，遂将四人分派如下：黎得水去楚豫号军舰，黎季德和黎天才到下面的标（团）去。慕军呐，作为他的文案助理兼亲随，留在他的身

边。黎元洪要求大家不要炫耀相互间的关系，反而更要严格遵守军队的纪律。平时多观察，多听听，有空可以找慕军，和慕军多聊聊，多多掌握一些军中的动向。当然，如有重要情报也可直接找他。

黎元洪告诫大家：第二十一协中现在革命党人不少，尽量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我们背叛朝廷的事不能做，出卖同胞的事也不能做，唯有此，才能洁身自好，上对得起祖宗亲人，下对得起黎民百姓。多事之秋，三思而行。说得大家心里暖暖的，誓死为协统大人效力，唯协统大人马首是瞻。

当二十世纪晨曦微露之际，历经二百多年风雨沧桑的大清帝国，正步履维艰走向其历史的尽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在北方的精锐军事力量除袁世凯主持的新军外，几乎全部溃散，而湖北、江苏等地的新军却因为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参加“东南互保”而毫无损伤。

《辛丑条约》签订后，鉴于国难日重、民生凋敝，清政府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开始施行新政。编练新军仍然是其中的重头戏。随着编练新军热潮的逐渐升级，有两支陆军精锐从北方的直隶和南方的湖北脱颖而出：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当然，湖北新军的崛起，也和清廷的军事战略部署有关。

如果能静下心来，仔细分析研究的话，人们可以发觉这么一个重要的现实：那时中国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三条铁路干线——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不但工程浩大，而且都以武汉为起点或终点，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这么一个铁路网络的建成以后，将大大改变中国的

交通和军事的现状。在中国的中部安上了脊梁骨后，将大大增强中国的整体实力。随之而来，武汉作为军事中心枢纽的地位也将大大增强。

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明明白白表达了她只相信张之洞一人，而日后委派的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反而成为配角。想必在西太后眼里，张之洞不仅仅是贯通中西的大家，忠心耿耿的能臣，而且也是少数难得手脚干净的封疆大吏。

西太后在把海防大任付托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以后，也把陆地上铁路网建设的重任交给了张之洞。当然除了信任，也许还有政治上的平衡。张之洞能在湖广任上一干就是十八年，这在清史上绝少仅有。这种高度信任已经演绎成西太后的极度恩宠的象征，使得张之洞一生都在升官，堪称晚清官场奇迹。也正为此，他备受朝官们暗的嫉妒和激进派明的攻讦。

1907年，张之洞上调北京，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湖北新军改由旗人赵尔巽统帅。

张之洞的调京，对湖北的影响极大。

这年夏天，湖北从日本订购的“楚泰”号兵轮开抵武昌江面，此时张之洞尚未入京，他在黎元洪等人的陪同下登舰验视，并命令各舰开行，操演舰上火力。开始诸事顺利，但到施放船上大炮时，每一演放，船身便骤然后退一下，同时又左右摇摆，偏偏这时天色也突然变坏，暴风骤雨，倾盆而下，江上波浪翻腾，雨雾迷漫，舰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船上官员大惊失色。这时只见黎元洪来到驾驶台，从管轮手中接过舵轮，左闪右避，终于将舰驶到避风之处停泊。这次无意中的演示，显出了黎元洪的技能，事后张之洞感叹不止，若有所思。临行前几天，张之洞闭门谢客，独召黎元洪来府密议。所谈内容，无人知晓。

初秋临行前，张之洞作了一首绝句《读宋史》：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傲杜鹃。  
可惜李虞文陆辈，  
空随落日坠虞渊。

绝句第三句下面有一行小字注明了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二十八字，一部宋史。似咏史，实言志。

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他们，都是名垂青史的忠良和民族英雄，然而，他们的无限忠贞和不懈努力却仍然无法改变南宋苟安小朝廷最终被异族灭亡的命运。而且，自他们因为内忧外患而进入朝廷权利中枢那一刻起，也开始了他们个人无尽的烦恼甚至苦难。

张之洞，一个纵横宦海永远官运亨通的大智能者，一个熟读诗书又善于借法西洋的一代宗师，一个始终不懈维护国家统一及平稳的历练千臣，一个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地方事业复新发达的中流砥柱，一个已到耄耋之年悟透人生真谛的垂暮志者，其实已经预见到了纵令自己以身相殉，也无补于大清王朝已见灭亡端倪的结局。

黎元洪和张彪等一班湖北文武官员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月台上整整齐齐地跪下，恭送张之洞北上。

张之洞的调京，对湖北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他个人而言，也是他毕生真正为之奋斗的地方自强事业之绝笔。

对于王命，他是无法与之抗争的。他毕竟是旧王朝、旧礼教下的旧官吏。再说，“入阁拜相”也算是仕途宦海成功的一种荣耀和象征。张之洞惆怅的情愫，固然是他个人睿智、韬略和性情所然，也是他对湖北事业痴念之真情流露。至于这个事业究竟是个人的、朝廷的、抑或是民族的，那就只能由后世来评判。

张之洞在湖广十八年的历史评价，时间越久远，才越能公正客观。

几年下来，除了黎慕军，其他的三个人都得到了提升。黎天才暂调往上海，已是营长（管带）了，黎得水已经是“楚豫号”二管轮，黎季德（本唐）为四十二标的一个队长了。而黎慕军仍然为文案助理，这不是黎元洪对他不满意，而是非常喜爱他，为的是能让慕军有更多的时间学习。

黎慕军似乎已经成为黎家的一员。

黎元洪的发妻吴敬君，七岁和黎家一起从汉阳迁往天津北塘。十四岁和黎元洪圆房。她持家勤俭，尊敬夫君，因此夫妇两人困难相依，和衷共济，感情甚笃。但婚后数年仍未生育。以后好不容易怀孕，但两次都是产后未及命名即殇。吴敬君开始吃斋念佛来消灾避难，终于在她三十二岁时，生下女儿黎绍芬，两年后得子黎绍基。1906年又生下次女黎绍芳。

黎元洪还有一妾黎本危。黎元洪本人不风流，从不去青楼花馆，是因1903年，清廷派钦差大臣铁良南下考察军政，湖北文武官员按日奉陪。一日，假汉口青楼征花饮酒，黎元洪就宿于妓女危红宝处，奉铁良命纳危为妾，改名为黎本危。吴敬君心中不乐，但最后也容忍了。不过，这的确是黎元洪偶尔为之。在当时，高级军官纳妾也习以为常。

这一家人特别喜欢黎慕军，尤其是绍芬、绍基以后还有绍芳等几个孩子，几乎离不开他。“大哥哥，大哥哥”从早叫到晚，添加了家中的祥和和生气。

黎慕军来自农村山野，淳朴真诚显而易见，但他与生俱来的斯文和恬静更和这个家庭丝丝入扣。黎元洪喜欢慕军的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好学，吴敬君喜欢慕军的稳重和正气，黎本危暗暗喜欢慕军的年轻活力，孩子们喜欢慕军也许是本能或血缘的关系吧。